

吳佩孚的一生(一)

孫運開

前言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卒於中華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十二月四日，年六十五歲。

吳佩孚考中滿清秀才後，投筆從軍，由「護勇」幹起。日俄戰爭時期，他奉命赴東北做偵探，被俄軍逮捕，判處死刑，於押解中途，設計逃脫。卅三歲調回保定後，從營附幹起，升到北洋第三師師長。由於他長於練兵，注重軍紀，勇敢善戰；於是，以第三師節制之師為基礎，開創事業。一戰定湘南，二戰勝皖段，三戰收湖北，四戰勝奉張，而有「常勝將軍」的雅號。由於他能觀察時局的關鍵，往往一紙通電，痛陳弊失，言人所不敢言，動天下視聽；於是在政治上的聲望之隆，遠超過其他統兵大員，甚至遠超過他的直屬長官曹錕。由於他個性正直剛強，不貪私財，甚至公開宣佈以「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的「四不」自律；因此，他

和當時一般軍閥政客比較，大有鶴立雞羣之勢，而為中外人士所讚譽。

當他以直魯豫巡閱使地位開府洛陽，做五十七歲生日時，曾有「聖人」雅號的康有為，居然送他壽聯為：

「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
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由此可知，當年吳玉帥的威望和身價是如何的如日中天了。

可是，他却迷信武力萬能，躬蹈袁世凱、段祺瑞企圖以武力控制一切的覆轍；無從接受民主的洗禮，主義的薰陶，以致一敗於馮玉祥的陣前倒戈，再敗於北伐軍的革命義師，當其危難之時，天下之大，幾乎無其容身之地，甚至想到出家為僧。幸虧駐守四川萬縣的楊森，危難見真情的對他加以援手，歡迎他去四川暫住，從此不問世事。民國廿一年，他才回到北平安居。

本來已經處於平淡生活的吳佩孚，却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又興起浪潮。他的輝煌往事和過

人聲望，成為日軍和奸偽們爭相誘致的對象，都希望由他東山再起，與重慶中央政府為敵。

他雖然已失意多年，但處此國族緊要關頭，却能堅持大節，深明大義，既拒絕汪精衛的「合作」請求，復迴避日軍威逼利誘的「勸駕」。最後，竟因此被日敵暗害成仁。

他在北洋政府本已經官拜陸軍上將、孚威將軍。成仁後，國民政府曾予明令褒揚，並追贈陸軍一級上將。生死哀榮，感動中外，非常難得。

六十五年的歲月，他曾為軍閥，叱咤風雲；曾為國民革命的第一個要打倒的敵人，窮無所歸；但最後却成為善守道義，堅持大節的君子、烈士，成為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激勸頑愚的楷模人物。此其間，固然有他獨特的風格，卓異的操持；而其平生經歷，大開大合，也有很多忠勇偉壯、驚險譎奇的事蹟，而且也關係到大局的轉變與興衰隆替之道。

因此，筆者用精簡的筆調，淺顯的文字，敘

述吳佩孚的生平，以供研究近代史學者的參考，並請指教。

敬慕關岳 秀才從軍

吳佩孚的父親吳可成，開雜貨店維持生活，母親張氏，是一位克勤克儉的賢妻良母；長兄道孚，早夭；弟弟文孚。吳佩孚兒時雖然頑皮，但却能自愛自重。十三歲的時候，因為要賺錢貼補家用，參加水師營當學兵，每月二兩四錢銀子，一文不花，全數充作家用。十四歲父親死了，母親替他找到一位名師李丕森先生，一面當學兵，一面用功讀書。緊張嚴肅，刻苦奮鬥，沒有任何嗜好。

課餘公餘之暇，他喜歡看小說，最愛看「三國演義」和「精忠岳傳」；又因為關心練兵，看到戚繼光的「練兵實記」、「紀效新書」。因此，他從小就敬慕關岳，私淑戚繼光，奠定其忠君愛國的思想。

他廿一歲那一年，日本軍艦一艘突然無故的開砲示威，打中蓬萊閣，把懸掛閣上「海不揚波」匾額的「不」字打碎，變成「海揚波」。吳佩孚看在眼里，怒生心頭，從此有了從軍報國的志願。曾經題詩一首，發舒他的此一情懷，詩云：

「黃種應享黃種權，華人該種華人田。
熱血男兒拼一死，不許強寇成霸業。」

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山東登州府舉行院試，吳佩孚第一次應試，居然高中第三名秀才。於是，他成爲縣學的學生，不但可以當塾師，賺

錢養家，而且可以繼續上進，前途無量。

好景不常，吳佩孚冬烘頭腦，一時意氣激憤，闖了大禍。他一向主張男女之間應該嚴密關防，可是，當地的電報局長過壽宴客，居然有男女合演的堂會。他決心以端正風俗爲己任，集合一些同科新秀和好事的青年，打進電報局長公館，對着包括縣長在座的佳賓，公然指斥他們「違犯禁律，助長淫風」；並且揮棒動武，擾散了堂會，趕走了賓客。

縣太爺受此開氣，惱羞成怒，第二天就革了吳佩孚的秀才，派人抓他治罪。他成了「通緝犯」了，不得不潛離家鄉，去北平找他的父執輩陸慶棧的孫掌櫃。

孫掌櫃雖然開客棧，但也不寬裕，除了供他住宿外，不管吃飯。吳佩孚身無分文，祇好靠賣春聯、搞算命卜卦過活，賣春聯有季節性，算命卜卦生意清淡，眼看「吳鐵嘴」要挨餓了，但却絕處逢生的遇到他的堂兄吳亮孚，勸他到天津去投軍。於是，透過亮孚把兄弟的關係，他被天津武衛軍收錄爲一名「護勇」——衛兵。

天津武衛左軍，是以淮軍爲基本的部隊，統領是直隸提督聶士成。庚子拳匪之亂，聶士成在八國聯軍和拳匪夾擊之下，壯烈殉國；吳佩孚參加戰役，大受刺激，於是，脫離武衛左軍，跑到唐山，考進了開平武備學堂。

等到袁世凱小站練兵，將開平武備學堂遷往保定，改爲「北洋武備學堂」；規定尚在肄業的學生，可以調赴軍中差委，也可以留校，重頭學起。吳佩孚不願重頭學起，而請求差委；因爲尚

未畢業，沒資格充任軍官，祇當了憲兵班長。

雖說他很努力，很快的功夫就升到中尉，但究竟尚無正當學歷，於是，他在朋友慫恿下，再到保定，進入陸軍速成學堂，一切從頭開始。因爲他年紀大，又瘦又黑，被分入測繪科。可是，他並不氣餒，努力用功，一年後，以第一名畢業；被另眼看待的復官中尉，派往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正式成爲北洋系軍人，與袁世凱發生縱的關係。

蒐集情報 死裏逃生

他回到天津，不久，奉袁世凱密令，去山東煙臺芝罘島，向日本少佐守田利遠報到。同他一齊前去的，共有十六位初級軍官。

當他們見到守田之後，才知道日、俄大戰即將爆發，他們的任務是：「搜集俄軍情報，通知日軍，再由日軍轉知袁世凱。」

在爲時短暫的情報訓練中，吳佩孚以見多識廣、機智深沉、設計縝密、勇於負責，成爲出類拔萃的人物，也因此受守田的器重。別人認爲無法辦到的事，找吳佩孚，他總會想出辦法來。

日俄戰爭爆發後，爲了偵明俄國東方艦隊的實力和旅順的防務，吳佩孚替守田畫策，成立由中日情報人員合編的密偵隊；借用滿清（中立國家）北洋艦隊的快艇，由煙臺駛過旅順，遇而復始，探明旅順港俄軍艦艇的虛實。俄軍起先不明用意，並未重視；等到發覺不妙，也就攔截不及。日軍因此得到準確情報，有助於封鎖戰術的順利成功。

等到陸上進攻旅順的戰役開始，吳佩孚等密偵隊人員，化裝成各色人員，在俄軍控制下的營口偷渡登陸，分成若干小組，晝夜偵探俄軍的動態情報。吳佩孚化裝賣布商販，率領王懷慶、孟恩遠一組，經蓋平往復州，一路默記俄軍人數裝備。終因行藏與當時兵荒馬亂的環境不大適合，在復州車站引起俄軍戒哨的懷疑，準備拘捕拷訊。幸虧吳機警，丟下賣布包袱，飛奔逃脫。在離事先約好準備撤退的海口廿里的娘子宮，找到一位講求義氣的山東老鄉姓李的糧行老板，安定下來。一面設法通知其他各組情報人員來此集合，準備由海路撤退。

回到芝罘，中日隊員都領到一筆優厚的獎金；別人徵歌狂舞，尋歡作樂，吳佩孚却請准了短假，返里省親。

他離家已經七年了，雖然還談不上衣錦榮歸，但總算有了前程。何況當一名正式軍官，騎着高頭大馬，昂然出現在純樸保守的農業社會，小城市鎮之上，却也够風光的了。同時，由於他已經卅二歲了，所以他娘迫不及待的替他完婚，他一向崇尚孝道，既然女方李家願意，於是也就顧不得祇有七天的假期，匆匆成婚。老太太勸他以結婚為理由，多請幾天婚假；他却以公爾忘私，守時盡責為重，於成婚四天後，趕在芝罘銷假。

緊接着一項危險的任務又臨到他的身上，守田的密偵情報隊支持日軍第三軍正面攻擊旅順，嚮導一支日軍，登陸旅順港對面的松木島，聲東擊西的故意引起俄軍的重視，浪擲俄軍砲火。這是一項幾乎等於自殺的行動，吳佩孚能臨危不亂

，指導同仁利用地形地物，巧為掩蔽，減少了無謂的傷亡。日軍攻下旅順之後，守田在吳的陪同下，到天津見袁世凱有所洽商，當即向袁推薦，稱贊吳的傑出功績，等吳再回芝罘，已經升任上尉了。

旅順戰役結束，日軍大舉進攻遼陽，吳佩孚奉命率領十人情報組，往前線搜集情報，以錦州為連絡中心，守田因為吳新婚不久，已一再冒險；所以此次讓他留守錦州後方，專負研判處理的職責，轉交關東軍的福島參謀。不料，却反而累他有三月的牢獄之災，而且還被判死刑，幾乎送命。

十月的一天，福島通知吳佩孚，携帶情報，去新民屯參加秘密會議。新民屯當時是我國軍隊駐守，不在日俄戰地之內。所以吳乾脆以中國軍官裝束，乘火車前往，可是，中途却橫遭俄軍攔截檢查，因為他携帶的情報文件箱被搜查，所以他被捕。

吳佩孚被捕，承認自己是中國軍官，情報文件是為研究戰史之用，堅決否認他作日軍的間諜。但，蠻橫的俄軍總司令仍判他死刑。幸虧哈爾濱的俄軍情報單位認為仍應先套問些口供，再殺不遲。於是，先把他解送哈爾濱，中途，他以賄賂的方式，贈送香煙給押解他的俄軍，乘機跳車脫險。

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日俄戰爭結束，日軍勝利，日軍大山總長親自頒贈吳佩孚一座「單日光旭日勳章」，酬庸他在情報工作上的支援。

次年（一九〇六），他才脫離日軍情報單位，回到北洋，被派往第三鎮候差，從而開啓了他此後輝煌事業的契機。

機警善戰 脫穎而出

北洋第三鎮是袁世凱當山東巡撫時的老班底子，可說是袁的嫡系部隊，當時的統制（師長）是段祺瑞。最初段對吳並沒有好印象，祇叫他仍支原餉，等候差使。他準時上班，利用閒暇埋頭研究中外兵法，並且就日俄之戰時所見所聞，加以整理，與我國戰術詳加比較，作成筆記。

由於他志行純正，刻苦向學的敬業精神和卓異表現，使段對他有了新的認識；十月，第三鎮擴編，吳升任步兵十一標第一營統帶（少校營長）此時，他結識一位牛鼻型的同事張福來，結義為異姓兄弟，張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唯命是從。

自徐世昌接任東三省總督後，第三鎮奉調開往東北，統制由段祺瑞換滿人鳳山，再換曹錕。曹錕本是賣布出身，一生庸碌，但却有福命，遇到吳佩孚的好幫手。吳的一生，與曹有極大關連，曹一直是吳的直屬長官，吳因為受知於曹，才能以第三鎮起家，充份發揮才智，成就他的威望事業；曹因為信任吳，才因人成事的成為「直系領袖」、軍政要人。自民國元年起至民國廿七年曹病逝，二人始終維持「生死刎頸之交」，這和當年朝秦暮楚的軍閥行徑來衡量比較，稱得上「出類拔萃」了。

曹錕接任統制時，吳佩孚還祇是個營長，其

所以演變成後來「二人同心」的局面，還是由於吳的傑出表現。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二月，曹錕因為吳是學測繪出身，叫他去中俄邊界的興凱湖測繪地圖，准他多帶人馬保護，他祇要十六人。經過一個月冰天雪地的的工作，順利完成任务；所繪地圖，詳明正確，曹錕頗為激賞，從此對吳有了「可付重任」的印象。

辛亥年，第三鎮已調回關內，駐守保定一帶。十月十五日，曹錕親率第三鎮的第一協，西出娘子關，攻打山西革命軍，此為第三鎮成軍以來第一次正式作戰，吳佩孚是炮兵營長。

第三鎮的進攻軍隊，出動步兵、砲兵各一標（團），由石家莊乘火車，計劃在井陘下車，進攻娘子關。第一列車裝載砲三標，劉標統和第二、三營在前，吳佩孚的第一營在後。亂哄哄的深夜十一時才開車。由於拂曉即將攻擊，車身搖幌，鼾聲成雷；吳無法成眠，與張福來以電筒照射地圖，一面注意車外站牌名稱，一站一站朝前數。忽然發現一件大秘密，車到井陘，居然不停，當時，他立即偕同張福來，率領一部份士兵前往車頭察看，經過劉標統車廂時，發覺劉和少數士兵已換上革命軍服裝。知道情勢緊急，除了下令扣押自己頂頭上司劉標統外，迅即趕到車頭，抓到兩個革命黨，立即命令司機倒車返回井陘，才挽救了一場全軍覆沒的厄運。因為劉標統已經和防守娘子關的革命軍取得聯絡，故意讓火車開往娘子關，好讓革命軍以奇襲的戰法打第三鎮個措手不及。

吳佩孚立下大功，曹錕對他更為器重，除了立即升任他為上校標統（接替劉標統）外，並且改口稱呼他為「子玉」了。

民國成立以後，第三鎮改為第三師，吳調任副官長；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派湯薌銘為湖南督軍，第三師調駐岳陽。

湯薌銘在湖南以搜捕民黨為由，濫殺無辜，湖南人恨之入骨，稱他「湯屠戶」。替湯作爪牙的部份北洋軍，與湖南的民衆之間，有很大的隔閡。惟有吳佩孚常常主持正義，予民衆方便；並且與湖南的紳士，詩酒往還，建立情感。

民國二年十二月，湖南省垣舉行民衆團體大會，吳佩孚代表曹錕到長沙參加。他被邀上臺演說，一反湯的高壓狂謬姿態，盛贊湖南人重義氣輕生死的美德，主張以「仁民愛物」的胸襟和作法，使軍民真正打成一片。他的這番說詞，大獲湖南人好感；也使湯薌銘驚服，認為他有學問、有眼光，才堪大用，想利用他來緩和湖南人對自己的敵意，於是向曹錕情面借調。曹問吳的意向，吳根本瞧不起湯的為人，當然不願供他驅使，同時也向曹表示追隨到底的忠誠。曹非常高興，保薦吳為第三師第六旅少將旅長，從此言聽計從。

民國四年十二月，因為袁世凱宣佈明年更改國體，自立為帝；雲南護國軍起義，改道入川。次年一月，第三師奉命開入川南，攔截蔡松坡的義師，吳佩孚打前站。

護國軍進入川南，得到川軍劉存厚的響應，勢如破竹，很快攻佔納溪、敘府；重鎮瀘州，指

日可下。當防守瀘州的熊祥生和李炳之兩旅正準備棄守撤退時，吳佩孚趕到，迅即親率雄師，以優勢砲火，擊退敵軍，解了瀘州之危，並且渡河奇襲，攻佔大安陽、藍田垠兩大據點。捷報傳出，袁世凱「龍顏大喜」，除了封吳佩孚三等男爵，就連「準敗軍之將」的熊祥生、李炳之，也都得了封爵。

二月十五日，曹錕見吳一戰成功，得了封爵，以為護國軍已是強弩之末，不堪再擊了。於是，見獵心喜，決定親自出陣，以收肅清之功。當即率領第三師王承斌團、第七師張敬堯的一個旅和川軍熊祥生旅，強渡永寧河，分兵進攻。可是，由於護國軍的奮勇作戰，和曹錕中途處理進退的乖方，不但被打擊得潰不成軍，甚至曹錕本人也被困在一處「死谷」內，進退不得，達兩小時之久。幸虧防守太安陽的吳佩孚得到消息，親率騎兵來援，才將曹錕救出，收集潰兵，穩定態勢。戰報上去，當然論功諱敗；結果，吳佩孚升中將，連總司令張敬堯都加上將銜，可是副司令第三師長曹錕，却無一字之褒，但也無一字之貶。由此可知曹錕和他的第三師，在北洋系統中的份量了。

由於以上種種事實，吳佩孚與曹錕之間的主從關係，才日漸密切鞏固，而吳也就自然成為曹的靈魂人物了。

駐馬湘南 一枝獨秀

民國五年三月廿二日，袁世凱通電宣佈取消帝制，六月六日逝世。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

發表蔡松坡爲四川督軍兼巡按使，曹錕會辦四川軍務。四川情況複雜，川、滇、黔各軍互爭雄長，當然不是久留之地。於是曹錕與吳佩孚商議今後大計，吳以爲袁死後的北洋大局，惟有實力是賴，自己要能有所發展，更上層樓；一方面要依靠有實力的後臺，一方面必需發展自己的實力。當時有實力能控制北洋的，爲段祺瑞和馮國璋。段已任國務總理，不能不明修他的道路；馮與曹同爲直隸人，氣味相投，也不能不暗中聯繫拉攏。因此，當段祺瑞拉攏曹錕，想收爲己用時，曹一拍即合的遵令調返保定，就任直隸督軍，仍兼第三師長。立即全力支持吳佩孚擴充基本武力，編練新軍。

吳佩孚練兵，有一套特別的辦法；儘量避免北洋軍的惡習，嚴格要求恪守軍紀。他懸有五大禁例：

1. 不得懈怠防務，托故請假。
2. 不得向民間除欠挪借。
3. 不准動民間一草一木。
4. 必需保護駐區人民。
5. 遇匪應即奮力掃除。

在此原則之下，一面招募壯丁，一面改組保定附近的巡防防營；短短的一年半，除補充第三師足額外，還另增編成七個混成旅，使曹錕的實力擴充三倍半。從此，吳佩孚把曹錕推上北洋的政治舞臺，而他自己，也因為實際掌握了大部份曹的部隊而脫穎而出，開始受到各方重視。

在此期間，正是段與曹相處極融洽之時；吳佩孚還間接的被段利用，開了軍人干政的惡例。

段祺瑞爲了向德國宣戰問題，使用威脅手段，跟國會鬧翻。國會決議請黎元洪總統免段總理職，「以戢武人團結要挾」之風。段被免職，慙動部份軍人，在天津組成「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宣佈脫離中央政府。一面派兵兩路，北上京畿，威脅元首，吳佩孚就是其中的主力。他是奉曹錕之命，率領第三師第六旅前往蘆溝橋，列陣京都，成爲政爭工具的。

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請來辯帥張勳以爲調停。不想引狼入室，惹出「復辟」風波，段祺瑞反而以維護民國、討逆伐罪的立場，在馬廠誓師，進兵北京。曹錕成爲討逆軍的西路總司令，吳佩孚又成爲前站先鋒，兵貴神速的進駐宛平，攻入豐臺車站，活捉逆軍司令部的大將雷震春、張鎮芳、馮成麟。

復辟失敗，黎元洪也辭職不幹，副總統馮國璋由南京進京，代理總統。馮與曹同爲直系，當然對曹拉攏，發表他兼直隸省長。同時，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仍然大權在握，不但堅持其「對德宣戰」政策，而且也有武力統一全國的野心，所以也把曹錕當他的功狗。曹錕當此微妙關係，正好左右逢源馮、段之間，予取予求。同時，也對吳佩孚敬愛備至；不但讓他接任第三師師長職務，指揮所有曹的部隊，而且逢人贊揚吳是他的「蕭何」、「諸葛亮」。

由於黎元洪被迫廢棄約法，解散國會；國父孫中山先生請國會議員依法擇地開會，行使職權。於是，在廣州集會，組成中華民國軍政府（護法政府），推舉國父爲陸、海、空軍大元帥，

高舉護法旗號。因此，西南各省乃與武人把持的北洋政府形成對立。段祺瑞「武力統一」的迷夢正好找到藉口，於是，不惜舉外債，啓戰端，進兵湖南，于民國六年八月六日，發表愛將傅良佐爲湖南督軍，率北洋勁旅第八師王汝賢和廿師范國璋部長驅南下，攻佔衡山、寶慶，直向零陵。譚延闓等的湘軍分向廣東、廣西求援，於是，廣東督軍陳炳焜連絡桂軍總司令譚浩明，組成聯軍，大舉援湘，聲勢浩大。一場比較慘烈的戰爭，將會造成北軍的重大傷亡。

王汝賢、范國璋權衡輕重，雅不願爲貫徹段的武力政策，再「塗炭生靈」了。當在前線發表通電，商請雙方停戰，一面撤回長沙，湘桂粵聯軍立即跟進。傅良佐張皇失措，棄職逃往岳州。

王汝賢、范國璋虎頭蛇尾，無功而還，引起段祺瑞和馮國璋之間的誤會。因爲馮不肯處罰王、范，而將傅良佐免職，並且策動直系將領通電主和；段爲之一怒辭職，由其心腹徐樹錚奔走四方，邀約一批華北的方面大員督軍、都統之流，在天津開會，居然捧出曹錕爲盟主，（據說以推戴彼當副總統爲條件）再通電主戰。等到吳佩孚由保定趕到天津勸阻，已經來不及了。

馮國璋無奈，祇好于民國七年一月卅日下令南進，任曹錕爲兩湖宣撫使，張懷芝爲湘贛檢閱使，張敬堯爲攻岳前敵總司令，各分別兼任第一、二、三路總司令，段祺瑞也恢復原有的權位。

「曹不離吳」，吳佩孚自然成爲第一路的前敵總司令，帶着他的節制之師第三師和一部份混成旅南下湖北。張敬堯爲取地盤爭功，又將吳留

為第二路；而改命自己第七師的勁旅吳新田的十三旅打頭陣，進攻羊樓峒。不料吳新田正好遭遇湘軍虎將李仲麒的驍勇善戰，不但未能成功，反而慘敗後退，一直退到通城。於是，吳佩孚的第二路接替上去迎敵。

可是，南軍除了李仲麒外，增援的部隊陸續到達，又連成湘、桂、粵軍的聯防戰線。吳在第三師的各旅到齊後，發動總攻，他自己三天兩夜不眠不休，終於窺破敵陣弱點，掌握戰機，特奮奇兵，中央突破，一舉成功。於是，下岳陽，入長沙，長驅直進，駐馬衡陽。

北軍之所以能勝利成功，完全是吳佩孚第三師的功勞。但段祺瑞皖系的派系私心，竟發表百無一是的張敬堯為湖南督軍。

雖然，吳並不想當督軍，可是，段祺瑞的氣度作風，已使吳本人和第三師受到教訓；再加張敬堯的貪婪不法和部屬軍紀之壞，也使吳受很大的刺激。他覺得不該再依人作嫁的成為御用的鷹犬，而應當有自己的獨立構想與奮鬥目標。

因此，此後的吳佩孚，無論在思想、氣度、魄力上，都有顯著的改變。雖然他始終並未有脫離曹錕，自樹一幟的打算，然而他的種種作為和聲望，遠超過他的師長地位，而曹、吳齊名並駕齊了。

衡陽撤防名聞中外

吳佩孚在衡陽，不但不再作征南的打算，甚至處處爭取湖南人的好感，與衡陽名流往還，詩酒唱和。在漢口的曹錕，也帶幾個混成旅，不待

段同意，自行北撤。

段祺瑞眼看「武力統一」政策，勢將前功盡棄，於是，採納徐樹錚建議，直接對吳示惠，發表他為孚威將軍。並且由徐親赴衡陽與吳密談，面允由段直接補助吳巨額軍費，即席賦詩「衡州謠」稱贊吳：

「……吳公之來為民福……恂恂乃作儒者服，閭巷無復夜叩門，軍令如山靜不紛……妻女生歸繞膝行，人間此樂得難再。吳公愛民如愛軍，與愛赤子同殷勤。吳公治軍如治民，情感信藉由天真。……老民幼嘗事書史，古今名將誰及茲？……」

徐樹錚如此取悅於吳，自以為已經說服吳佩孚；同時，張作霖撥給他的六旅奉軍，也在陸續南下。於是，他在漢口成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計劃以吳佩孚打前鋒，六旅奉軍為後繼，張敬堯的第七師為總預備隊。段也電催吳進兵兩廣，預許廣東督軍一職為酬庸。

可是，霹靂一聲，六月廿五日，吳佩孚却跟湘軍譚延闓、趙恆惕成立停戰協定。曹錕對徐樹錚直接與吳聯絡，也大不滿意。同時，張作霖也將被徐南調的六旅奉軍全部調回。事實發展如此，段的「武力統一」又成為畫餅了。

另一方面，吳佩孚也痛恨皖系以不正當手法包辦「安福國會」，一再擅借親日貸款，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八月七日，他致電江蘇督軍（直系）李純，痛斥「武力統一」的亡國政策，反對包辦民意的選舉。電文中警句如：

「……政府不受法律約束，偽造民意，實等專制……內爭年餘，軍費全由抵借借款殺同胞，何異飲鴆止渴？……傳以操切禍湘，徐以違法而殺陸（註：指徐樹錚擅殺陸建章），政府賞罰倒置，而猶以叛逆責人，大張撻伐，豈乃謂平？……」

八月廿一日，再通電全國，呼籲和平，息爭禦侮，希望「文官不貪污賣國，武將不爭地盤」，他自己聲明今生今世「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

吳佩孚一再通電，不但揭開皖系的假面具，而且也傷到段的面子尊嚴。於是，段也電斥吳：「師長職卑，對大局無發言之權」，曹錕身在北方，為了避嫌，也電吳：「幸勿再逞意氣，致貽他人口實。」

然而，吳以師長之「卑」，却能「言人之所欲言」、「諫人之所不敢諫」；從此，往往議論時事，每一通電發出，都獲得相當好評與較普遍的響應。風頭之健，令人刮目相看。

民國七年，馮國璋代理總統期滿，國會將改選總統。由於不滿皖系「安福國會」的把持，馮國璋宣佈放棄競選；九月四日，「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為總統，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就任參戰督辦。

當時，北洋的大勢是直系、皖系和奉系鼎足而立的局面，直系以馮國璋為首，曹錕為副，以長江的江蘇、江西、湖北三督軍為骨幹，吳佩孚的堅強實力為後盾。皖系以段祺瑞為首，徐樹錚為中心，專以翻雲覆雨的手段，利用他人，控制

局勢。奉系以張作霖為首，以東北為基地，本來是徐樹錚利用他來衡制直系的，但他等到羽毛豐滿後，不願再受皖擺佈，而獨行其事。

段祺瑞鑒於皖系沒有屬於自己的基本武力，依賴他人不可靠；於是利用日本借款與軍火訓練新軍（即參戰軍），作為將來統一天下的資本。後來改為邊防軍，發展到三師四混成旅，經營西北；但却引起張作霖的猜忌，而與直系聯絡，共同對付皖系，尤其是徐樹錚。

因此，民國八年秋冬之間，東北三省和江蘇、江西、湖北、直隸七省聯合起來反對徐樹錚，向段叫出「清君側」的口號。徐是段的靈魂人物，邊防軍也在徐掌握之中，當然段不能接受。於是，一場壁壘分明的衝突，越來越深重了。

當年十二月廿八日馮國璋病逝，曹錕成為直系領袖，吳佩孚的地位更為重要，他和曹一南一北，遙相呼應。

民國九年一月十七日，吳佩孚一份堅請撤防的電報，由曹錕轉到北京。段祺瑞為了阻止他北撤，却擬發表自己的內親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接替守中立態度的河南督軍趙倜，但却引起吳佩孚的激烈反對，通電指斥：

「疆吏非一家之私產，政權非一系之營業。安福跳梁，政綱解組，窮兇極惡，罄竹難書，稍有血氣，咸不欲與共戴天……。」

火氣之大，發言之重，已達劍拔弩張程度。結果，段更換河南督軍不成，反而把趙倜逼到直奉聯合的一邊，七省成為八省。奉、直兩系聯合倒皖系的態勢已成，第一個

打前鋒的實際行動者，就是率領直系主力勁旅的吳佩孚，第一步行動：「撤防北歸」！在其一連串請求北撤電報中，流行最廣的電文如：「遠戍湘南，瓜期兩屆，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閱牆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

段祺瑞雖然用盡方法，延緩吳的撤兵之請，但最後北洋政府祇好同意吳兵北撤。

五月廿四日，吳佩孚率第三師和三個獨立旅，堂而皇之，開始撤防北歸。沿途令士兵高唱他自己填詞充滿忠義之氣的「滿江紅」，又稱「登蓬萊歌」：「北望瀟州，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却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

吳的撤兵舉措，一反當時武人爭地盤擾民衆的惡習。而數萬雄師，秩序井然，所過之處，遍受地方民衆歡迎，吳佩孚成為中國人的新希望；撤防的舉動，成為轟動中外的大新聞，有些報章，歌頌他為「新中國的大英雄」。

吳在撤防之先，曾通知湖南督軍張敬堯派軍接防，張派暫編第二師師長吳新田為「主持湖南防務司令官」，於五月廿一日到衡州與湘軍代表簽約，南北兩軍維持原有停戰線。

可是，由於張敬堯在湖南的罪惡滔天，湖南人飽受張部的姦淫、殺人、搶劫之害，早有「驅

張請願團」的組織與活動。吳軍一撤，湘軍立即發兵攻張，五月廿六日發動總攻擊後，以數千械彈缺窳之師，一鼓作氣，下衡陽，進長沙。張敬堯數萬之師，早因搜刮巧奪而士無鬪志，不戰潰逃。湖南歸入湘人掌握，推戴譚延闓、趙恆惕負責，叫出「湘人治湘」口號。

段祺瑞惱羞成怒，斥責湘軍背棄信義，破壞和平，建議北京政府明令討伐。一面指使陝西、甘肅、山東、安徽、浙江五省督軍，聯名通電討伐湘軍；並以「吳軍甫撤，南軍即進，恐有勾敵情事」，請求查辦吳佩孚。

結果，徐世昌拒下討伐令，吳佩孚也查辦不成；而吳軍北撤後，倒段的機勢已經成熟，段和他的皖系開始走上失敗的途徑了。

河上人語

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叁拾元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製，郵撥一四〇四四號。